

您的声音我来倾听

热线:962555

微博报料:新浪 @ 新民晚报社会新闻

电子邮件:qgb@xmwb.com.cn
来信地址:威海路755号新民晚报群工部
邮政编码:200041

无“环评”审批 边缴罚金边生产 木业厂废气超标千倍“难闻煞”

一周民声聚焦

您说事 我了解

“几乎每天都能闻到旁边工厂所排放的刺鼻废气，令人难以忍受。”近日，家住浦东新区星火村村民张先生致电本报反映，距离自家房屋不到 500 米的距离，星勤路 489 号是一家木制品加工厂。每天傍晚时分，从工厂那里都会传来难闻气味，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好几年，始终无果。

戴着口罩仍气味刺鼻

一踏进星勤路 489 号均洋木业有限公司的厂房，记者就能闻到一股刺鼻气味。继续往里走，看到数千平方米的厂房被分隔成数个车间，而在厂房上层也还有规模不小的各个车间。走进其中一个车间，

发现门口摆放着十几个高高的油漆桶，工人们正通过一台机器对一块块木板抛光、扫灰、上漆。一个工人称，他们上班时间是上午七时到下午五时，但基本要工作到晚上八时多才结束，有时周末还要加班。“这个厂生意可好了，做的家具都是外销(国外)。”他说，这个车间加工好的木板只是上了两道底漆而已，一会儿儿还要送到楼上刷面漆。工人称(一楼)做底漆工艺味道不算重，楼上喷漆味道才重。“戴口罩其实也没多大用”，他提到。当记者来到二楼车间时，一股呛鼻气味迎面扑来，更甚于楼下，连忙捂住鼻子。

三次协调无实际好转

记者在工厂里呆了约莫半个小时，走出时，只觉得喉咙干涩难耐，鼻子中充斥着化学品刺激气味。张先生的家与该企业仅隔着一条红楼

河，在工厂的西侧。他透露，该厂并没有“环评”审批。在 2012 年就有村民向有关部门投诉工厂废气扰民，从去年开始，气味一天比一天严重。“特别是夏天温度高加之东南风，气味就更重。这里旁边还有所小学，附近村民又天天在吸这种空气，这让我们如何是好？”张先生提到，在村民强烈要求下，今年村民连同村委会、工厂老板已经开过三次协调会。第二次协调会上，厂方表示会订购除味设备，让村民给一个月的期限整改。“一个月后，情况并无好转。后来 5 月 19 日第三次开会，厂方信誓旦旦说再给一个月，也说到时设备安装使用后仍有气味的话，就自行搬迁或关门。”

记者从村委会了解到，这个工厂大约是 2008 年入驻村里，规模也是逐年扩大。当询问工厂是否有环评的相关手续时，工厂负责

人称“环评”需要一步步手续，“没那么容易做。”他表示，近期工厂已订购了除味设备，还需要时间组装调试。

从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查询发现，企业成立时间是 2011 年，比村委会提到的时间晚了三年。执照上经营范围显示该厂是木制品、竹制品、家具的生产、加工及销售。

超标数千倍将依法查处

那这家木业厂是否有“环评”审批呢？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环境监察支队的周队长告诉记者，这家工厂并没有“环评”审批。正因如此，在 2012 年 11 月已对该厂立案查处。次年对该厂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，责令停止生产，并处罚金 27000 元。该厂虽缴了罚金，但并没停止生产。当被问及该厂为何没“环评”却有营

业执照时，周队长坦言，“严格意义上说，类似这家木业厂一样的生产性企业，有污染物产生的企业，是不可能绕开‘环评’拿到营业执照，除非是以欺瞒或者隐瞒来获得，但具体还是要问工商部门。”

上周，上海市环境监察总队到此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，一些检测数值高出标准数千倍以上。执法人员表示，在检查的所有企业当中，这个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前三名了。

实地采访后，有当地镇宣传科人员致电记者，表示相关部门领导都很重视木厂气味扰民问题，已经要求该工厂在两周内撤走所有油漆车间。被问及是否了解该厂并无“环评”审批时，对方称不清楚，之后会再给答复。截至记者发稿前，并无收到任何回复。

见习记者 季晟祯
本报记者 房浩



随手拍 有图有真相

停车位划错位

看见车位把车停，可叹行人无路行。停者便利行者难，划线岂能一根筋？
图片摄于四川中路广东路转角处的人行道。 马来 诗 种楠 摄

新风颂

老伯骑车不慎摔伤 的哥偶遇护送医治

日前，市民金老伯骑自行车时不慎摔倒，一位大众出租车司机主动停下，载他去附近医院。“他不怕我是‘碰瓷’，让我少吃不少苦头。真谢谢他。”近日，金老伯致电本报 962555，诉说感激。

6 月 6 日上午，80 多岁的金老伯骑自行车出门办事，在浦建路锦绣路附近连人带车摔倒，“左腿很疼没办法走路，我只能扶在路边的

花栏上。”此时一辆沪 FM9460 大众出租车正好路过，司机袁德富看见金老伯疼得哼哼唧唧，忙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。他扶起金老伯坐进了自己的车。得知金老伯没带医保卡，袁师傅先载他返回家中，帮他拿了医保卡，随后送到附近的仁济医院东院。到医院后，袁师傅帮着安置好老人，又联系了他家属，告知情况。直到金老伯的爱人到

达，他才安心离开。

经检查，金老伯的左腿摔骨折了。他感慨地对记者说：“现在碰瓷的这么多，别人都怀疑我不怀好意，不敢上前帮忙，多亏袁师傅热心管‘闲事’，才让我这把老骨头少吃点苦头，真是太感谢他了。”袁德富笑着回答：“我自己家里也有老人，看到这种情况，肯定想都不想也要帮忙的。” 本报记者 陈浩

高龄孕妇产检不便 爱心大夫定期上门

读者吴银春反映：

我 45 岁，六年前的一次意外，让我失去了独生儿子，原本幸福的生活蒙上了阴影。

这几年，我一直想再要个孩子，但由于年龄比较高怀孕不易，

因此多次刮宫、子宫壁很薄。去年我终于怀上了，医嘱孕期卧床休息，好好保胎。而我因家住嘉定农村，不方便去医院作定期检查。上海天伦医院刘江主任医师知道我的情况后，他和医院检验科医生，

几次利用休息时间，携带便携式 B 超机，上门给我免费检查。还为我制定孕期保健餐、指导孕产期保健。如今，我已如愿生育了儿子，且母子健康，我很感激他们天使般的关爱。

老人配一次药折腾大半天

医院：可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享受惠民政策

和事佬 面对面 调一调

读者郁先生反映：我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，经常要去闵行区中心医院看病配药，但医院每次只开两周的药量。我年纪大了，去医院路程又远，每一次为了配药都累得筋疲力尽，实在吃不消。就此问题，我向闵行区中心医院多次反映，请求一次多配几周药量，但对方一直未给答复。

【本报调解】

读者郁先生称，从自己家到医院单程就要近一小时，加上配药排队时间，配一次药就要折腾大半天。郁先生说：“我问过有关部门，像我这种治慢性病的药完全可以一次开两到四周的药量，闵行区中心医院为何不理我的诉求？”

记者约请闵行区中心医院前

来调解，对方并未前来。经本报多次催问，医院发来一封电子邮件。邮件解释，医院根据患者病情，每次开具 2 周药量，符合相关规定。针对郁先生反映其住处远、候诊时间长、配药不方便等困难也给了建议：目前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开展“1+1+1”组合签约，即居民在自愿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签约的基础上，再选择一家区级医疗机构、一家市级医疗机构签约。针对诊断明确的慢性病签约患者，社区家庭医生可为签约居民提供处方延伸服务，将大医院的药方延伸至社区，并通过物流配送至家门口，一次可开 2 周—4 周乃至 8 周的药量，从而解决慢性病患者就近开药问题。医院已告知患者此惠民政策，建议其去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，以方便配药。

对于这样的调解结果，郁先生最终表示理解。本报记者 王新华

家里固话成“招生热线”

老伯烦心事一年一年何时了

新闻追踪

“今年招生情况怎么样？”“幼儿园地址在哪里？”近日，倪老伯打进本报 962555 热线，反映两年来，他家电话被人当成幼儿园电话，搅得他心烦意乱。

本报去年曾报道过这件困扰倪老伯多时的烦心事（详见本报 2015 年 6 月 22 日《住宅电话响个不停 原被误作招生热线》）。“特别是五六月份的‘招生季’，几乎每天都要接到五六个咨询电话，生活严重影响。”倪老伯无奈地表示，一年过去了，晚报报道后电话骚扰并未改善。“最多一天，我接了超过 10 个咨询同汇幼儿园的电话。”

记者在搜索引擎中键入倪老伯的固定电话，并未查出相关信息。“我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把我家的电话‘对号入座’的。”

日前，记者联系上海电信。相关工作人员查实后表示，从后台记录上来看，倪老伯的电话从 2005 年使用至今未曾出现问题，至于出现的“串号”问题，可能有多种原因。“可能是幼儿园电话不慎‘呼叫转接’，或遭到某网站的错误登记。”该业务员表示，电信方面可以给倪老伯换一个号码，或出具一份书面材料，证明倪老伯家的电话是私人固定电话，并非幼儿园电话。记者将该方案转述给倪老伯，他表示将和家人商量后考虑如何处理。

本报记者 徐驰